

# 構擬上古音\*Kr-：以《安大簡》 「縊」爲例\*

野原將揮\*\*

## 摘要

在構擬上古音時，採用 Sergej Jaxontov（謝·叶·雅洪托夫 1960/1986:42-52）提出的\*-l-假說的學者居多（後來李方桂（1971）和 Schuessler（許思萊 1974）等學者重構為\*-r-）。不過支持構擬\*-r-的證據並不充分。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中，中古音來母「縊」表示中古音二等韻牙喉音或重紐三等牙喉音聲母的詞。比如「縊」與{關}和{卷}的通假例子就支持中古音二等韻和重紐三等來源於\*Cr-之說，同時也顯示出至少在楚地的「縊」具有\*Kr-聲母。

**關鍵詞：**上古音、聲母、\*-r-、通假、安大簡

---

2021.12.25 收稿，2022.05.02 修訂稿收件，2022.06.29 通過刊登。

\* 本文在「『舊語新知：古代經典的語言新釋』學術工作坊」（2021年10月，國立中山大學）宣讀。部分內容也在“Recent advanc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rhyming practices in excavated documents”（2020年12月，SOAS）宣讀。本文承蒙秋谷裕幸，David Branner，杜佳倫，郭必之，古屋昭弘，Laurent Sagart，馬之濤，Nathan Hill，丘彥遂，沈瑞清，施瑞峰，Wolfgang Behr，楊濬豪，Zev Handel（按音序排列）等先生提供寶貴的意見和建議，謹此深致謝意。感謝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文中不當之處由筆者負責。本文是科研項目（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18K12379）的一個成果。

\*\*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 一、前言

Sergej Jaxontov (謝·叶·雅洪托夫 1960/1986:42-52) 首先根據諧聲關係、中古音二等韻的分佈與其他語言的比較提出給二等韻構擬\*-l-之假說，該文指出：

上古漢語中一等字和二等字之間的區別在於二等字有介音 l，一等字沒有任何介音，一等字和二等字的元音在相同的韻部中是相同的。在晚一些時候，二等字的介音 l 被某個半元音或者元音（可能是 e）取代，後者又反過來引起主要元音的變化。這變化發生在紀元初前後，那時某些二等字不再與相應的一等字押韻。

他還指出：「二等字來自上古漢語帶介音 l 的字，……l 音在這裡引起了聲母的變化：齒頭音變為正齒音。」（謝·叶·雅洪托夫 1960/1986:46-47）

目前，採用該假設的上古音學者並不少。<sup>1</sup> 後來，有上古音學者認為\*-l-應該構擬為\*-r-（上古音的\*-l-相當於所謂 L-type 聲母）。<sup>2</sup> 衆所周知，Karlgren 也給中古音來母字和其上古來源構擬\*-l-。但是，Karlgren 的\*-l-僅僅說明了其諧聲關係。Jaxontov 的\*-l-則可說明複輔音的諧聲關係，也可以說明中古音二等韻的元音變化和莊組、知組卷舌化的問題。以下來看一等韻和二等韻的對立。<sup>3</sup>

<sup>1</sup> 李方桂 (1971:22):「我在前面討論聲母的時候已經提起二等韻裏在上古時代應當有一個使舌尖音卷舌化的介音 r，而不認為二等韻的元音與一等韻有任何不同。這個介音不但可以在舌尖音聲母後出現，也可以在唇音，舌根音聲母後出現，並且也可以在三等介音 j 的前面出現。」關於該\*-r-介音說，平山久雄 (1994/2005: 84) 指出「藤堂明保 (1957) 已經用\*r 來說明中古莊組與知組的來源，但未將它應用到中古二等的來源上。他擬測的\*r 又似介音，又似聲母的卷舌因素，不很清楚。不過李方桂 (1971)《參考著作選目》載有藤堂先生這本著作，李先生的\*r 介音說可能也受過其影響。」但也有對\*r-假說提出疑問的論文，如孫玉文 (2014: 119-128)。

<sup>2</sup> 參看 Pulleyblank (1962:116)、Schuessler (1974: 186-199)、野原將揮 (2009: 67-85)、施瑞峰 (2020: 56-65) 等。

<sup>3</sup> 上古音擬音和中古音標記據 Baxter and Sagart (2014)。上古音擬音用\*-ʃ-來表示咽化聲母（相當於中古音的非三等韻）。

表 1 一等韻和二等韻的對立

	等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Karlgren
東	II	*kʳ[a]nʔ	<i>keanX</i>	jiān	*kan
闌	I	*[r]ʳan	<i>lan</i>	lán	*glân
監	II	*[k]ʳam	<i>kaem</i>	jiān	*klam
藍	I	*[N-k.]rʳam	<i>lam</i>	lán	*glám

如上表 1，雖然「監」和「藍」具有同一個聲符，但是 Karlgren 構擬兩種元音 \*-an 和 \*-ân。而 Jaxontov 的 \*-l-（\*-r-）既能說明見母和來母字的複輔音，也能說明二等韻的元音（不需要構擬兩種元音 \*-a-和\*-â-），可圓滿地說明諧聲關係和二等韻的變化。

上古音學者根據內部證據（諧聲關係、中古音音值、傳統文獻中的通假和異文等）和外部證據（漢藏語比較、早期借詞等）構擬上古音 \*-r-。本文根據《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略稱《安大簡》）的通假例來補充證明上古音的 \*-r-以及討論《詩經·碩鼠》的異文問題。在《安大簡》里，我們可以看到有「𦏧」聲字的通假例，值得關注的是這些「𦏧」聲字在《安大簡》里表示中古音二等韻和重紐三等的牙喉音聲母字。

## 二、「𦏧」的諧聲關係

### （一）「𦏧」的元音

首先我們來看「𦏧」的諧聲關係。其諧聲關係較為複雜，見表 2。

表 2 「𦏧」的諧聲關係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𦏧	*m̥.rʳo[n]	<i>lwan</i>	luán
戀	*[r]on-s	<i>ljwenH</i>	liàn
蠻	*mʳo[n]	<i>maen</i>	mán

變	*pro[n]-s	<i>pjenH</i>	biàn
彎	*[ʔ]ro[n]	<i>'waen</i>	wān
孿	*[s.r]on-s	<i>srjwenH</i>	luán

關於「縊」聲字的元音，學者之間幾乎沒有存在爭論。採用六元音系統的學者都構擬唇化元音\*-on。<sup>4</sup> 以下是「縊」聲字的押韻情況。<sup>5</sup>

(1) 婉兮變兮，總角𠂔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詩經·齊風·甫田》

由「縊」得聲的「變」與「婉」、「𠂔」和「弁」押韻。「婉」、「𠂔」和「弁」具有唇化元音\*-on。<sup>6</sup> 因此，我們認為「縊」和「縊」聲字也有唇化元音\*-on。

## (二)「縊」的聲母

與元音相比，「縊」的聲母部分更為複雜。如表2，「縊」本身是中古音來母字，其上古音聲母無疑具有\*-r-。加之，「縊」也跟唇音塞音的幫母字（「變」）和鼻音的明母字（「蠻」）諧聲，也跟喉塞音的影母字（「彎」）和擦音的生母字（「孿」）諧聲。因此，只根據諧聲關係，不容易確定其聲母來源。以下是以往的學者的擬音。

表3 「縊」聲字上古音比較

	Karlgren	董同龢	李方桂	鄭張尙芳	Baxter & Sagart
縊	—	*luan	*luan	*b.roon	*mə.rʰo[n]
戀	*bliwan	—	—	*b.rons	*[r]on-s

<sup>4</sup> 為了說明中古音合口的分布、諧聲關係和押韻等問題，採用唇化元音假設（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的學者居多。關於唇化元音假設，參看 Jaxontov（雅洪托夫 1960：53-77）。

<sup>5</sup> 方框處表示押韻。

<sup>6</sup> 「弁」的確有唇化元音\*-on。參看秋谷裕幸、野原將揮（2019：15-25）。

𪚩	*mlwan	*muan	*mran	*mroon	*m <sup>6</sup> ro[n]
變	*pljan	*pjuan	*pljianh	*prons	*pro[n]-s
彎	—	*ʔuan	*·wan	*qroon	—
孿	*slwan	*swan [l-]	—	*smroons	*[s.r]on-s

據唇化元音假設（及六元音系統），董同龢（1947）和李方桂（1971）的\*-uan 應該重構為\*-on，聲母\*l-也要改為\*r-。可見，「𪚩」聲字大概具有\*Cron 之類的音。問題在於其輔音 C-的部分。怎樣處理這些複雜的諧聲關係，一般認為：雖然這些詞的詞頭發音部位不同，但是這些詞都共有\*-ron，因此可以互諧。這是由於語言層次（時間、地方）的不同而產生了這些複雜的諧聲關係而已，如並母「龐」、來母「龍」、見母「𪚩」和徹母「寵」等。

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下面我們來看《安大簡》中的通假例。

### 三、《安大簡》中的「𪚩」

#### （一）「𪚩」與 {鸞}

在《安大簡》中，我們能看到「𪚩」的通假例。這些例子給我們提供很有意義的信息。

（2）  象（輶）車𪚩（鸞）𪚩（鸞） 《安大簡·駟駟》44 號簡

在例（2）中，「𪚩」表示 {鸞}，而 {鸞} 由「𪚩」得聲。<sup>7</sup> 「𪚩」和 {鸞} 的中古音都是 *hwan*（山攝桓韻一等合口來母平聲）。因此我們認為這兩個詞的上古音應該是同音。根據此通假和中古音音位，「𪚩」和「鸞」只能擬為\*r<sup>6</sup>on。

其實，這些通假例並不重要，是因為「𪚩」和 {鸞} 都有同一個聲符「𪚩」。<sup>8</sup> 同樣，在《安大簡》中，「𪚩」字表示中古音來母的 {露}，本文不利用這些共


<sup>7</sup> 本文用「{ }」來表示「詞」。



<sup>8</sup> 古屋昭弘（1984：19-50）把通假分成四類。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字形上毫無關係的通假。

有聲符的通假例。<sup>9</sup> 因為我們無法判斷「零」字表示的上古音聲母到底是\*k-還是\*r-。研究上古音時，在字形上毫無關係的通假字與被通假的詞是最值得關注的。譬如在郭店楚簡《老子》甲 16「崙」通假為{短}等。

## (二)「𦘒」與{關}

下面幾個例子尤其值得討論。來看「𦘒」聲字表示牙喉音聲母字的通假例。

(3)  𦘒 (關) = 𦘒 (睪) 𦘒 (鳩) 《安大簡·關睪》第 1 號簡

在例(3)中，由「𦘒」得聲的「𦘒」表示{關}。其中古音是 *kwaen* (山攝刪韻二等合口見母平聲)。因為「關」屬於中古音二等，其上古音該有\*-r-。從這一點來講，中古音來母的「𦘒」表示中古音二等字{關}是完全合理的。另外，《說文》收錄「患」的古文 。段玉裁給「患()」加注為：

(4) (患) …以關省為聲也。關从𦘒聲。𦘒从卩聲。卩者从說文卯也。

《說文解字注》心部·十篇下

段玉裁指出「患」是「關」省聲。「關」由「𦘒」得聲，「𦘒」的聲符是「卩」。有趣的是，「關」和「卩」都屬於中古音二等，其上古音應該有\*-r-。另外，有些學者還指出「卩」「𠂔」「卯」之間有同源關係。<sup>10</sup> 三個字中，「卯」是中古音一等來母字。根據異文、閩語的「來母 S 聲」、借詞和出土文獻的例子，我們可以給「卯」的聲母構擬\*K.rʰ-，其上古音該是\*K.rʰo(n)。<sup>11</sup> 以下是與「𦘒」有關的中古音聲母和等位。

<sup>9</sup> 「厭簪(汜)行零(露)」《安大簡·行露》第 28 號簡。

<sup>10</sup> 董同龢(1944:203)也已經指出過「卯」有聲母\*k-的可能性，如：\*(k-)lwaŋ。Baxter and Sagart (2014:163)把「卯」擬為\*k.rʰor?。

<sup>11</sup> 大寫\*K-代表牙喉音聲母。\*k.r-的中間一點表示「次要音節(minor syllable, presyllable)」。可參看 Baxter and Sagart (2014:50-53)。


表 4 有關詞的中古音聲母和等位<sup>12</sup>

	𦵏	關	𠂔 (𠂔)	患	卯
中古音	<i>lwan</i>	<i>kwaen</i>	<i>kwaenH</i>	<i>hwaenH</i>	<i>lwanX</i>
聲母	<i>l</i>	<i>k</i>	<i>k</i>	<i>h</i>	<i>l</i>
等	I	II	II	II	I

可見，除了中古音一等來母的「𦵏」與「卯」之外，其他的詞都屬於中古音二等韻的牙喉音聲母，都歸為上古的\**Kr-*（匣母「患」歸為\**grʰ-*）。

### （三）「𦵏」與 {卷}

下一個例子是「𦵏」聲字通假為中古音重紐三等的例子。

（5）  采 = 𦵏（卷）耳 《安大簡·卷耳》第6號簡

在此，由「𦵏」得聲的「𦵏」表示 {卷}。據《經典釋文》，{卷}的反切是「眷勉反（*kjwen-mjenX*）」，該屬於中古音重紐三等。根據諧聲關係，重紐三等的詞來源於上古的\**-r-*（或\**-rj-*）。<sup>13</sup> 因為重紐三等的 {卷} 有\**-r-*，屬於中古音來母的「𦵏」可表示 {卷}。如果「卷」的上古音沒有帶\**-r-*的話，筆者認為此通假在《安大簡》中不可成立。

Baxter and Sagart (2014: 118) 給 {卷} 的上古音加小括號：如\*[*k*](*r*)o[n]ʔ。根據（5）的通假例，可以去掉小括號。其上古音如下：

<sup>12</sup> 據《說文解字注》（《五經文字》卷中），「𠂔」有「古患反」（*kwaenH*）的讀音。「𠂔」也有「乎管切」。


<sup>13</sup> 參看 Pulleyblank (1962: 111-114)、Baxter (1992: 280-281)。重紐三等跟來母字往往有諧聲關係。譬如「筆」（重紐三等，*pit*）跟來母「律」有諧聲關係。

表 5 「卷」的上古音和中古音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縊	*mǝ.rʰo[n]	<i>lwan</i>	luán
卷	*kro[n]ʔ	<i>kjwenX</i>	juǎn

可見，兩個「縊」聲字（「關」和「縊」）都表示見母的詞（{關}和{卷}）。其中，「關」屬於中古音二等韻，「卷」屬於中古音重紐三等，都反映著上古音的\*-r-。

因此筆者認為至少在《安大簡》中「縊」字也具有牙喉音聲母，其上古音大概是\*K.ron-之類的音。其實，這個擬音完全符合「卵」的上古音\*K.rʰonʔ。很有趣的是，在秦簡中「卵」字具有聲符「縊」，這應該是雙聲符的例子。

(6)  縊 (卵) 殼 《睡虎地秦簡·田律》第5號簡

例(6)「卵」的上部的確是「縊」。從這個例子來看，「縊」跟「卵」都有聲母\*K.rʰ-。請注意這兩個字都屬於中古音一等來母字。

#### (四)「鷺」與{喈}

除了「縊」之外，《安大簡》中還有另外一種與其平行的例子。

(7) 𠂔 (其) 鳴鷺 (喈喈) = 《安大簡·葛覃》第4號簡

「鷺」通假為{喈喈}。「利」聲字該屬於上古的脂部。而「喈」屬於上古的微部。以下是《安大簡》中的上下文。



表 6 《葛覃》比較

《安大簡》	今本
葛之縊（覃）可（兮）	葛之覃兮
陀于申（中）浴	陀于中浴
佳葉萋=（萋 <sub>縊</sub> ）	佳葉萋 <sub>縊</sub>
黃鳥于鵲（ <sub>縊</sub> ）	黃鳥于 <sub>縊</sub>
集于權（灌）木	集于灌木
丕（其）鳴鵲=（喈 <sub>縊</sub> ）	其鳴喈 <sub>縊</sub>

據今本毛詩，「萋」「鵲」「喈」都屬於微部。與此對應的「萋」與「鵲」屬於微部，而「鵲」屬於脂部。因此《安大簡》整理者指出是脂微合韻。

「喈喈」表達的是鳥啼聲，韻部的歸屬不一定重要。但很有趣的是其聲母。「鵲」屬於中古音來母，而「喈」屬於中古音二等韻的見母，也反映著上古的 \*kr-。可見，「鵲」和「喈」的通假與「縊」聲字的通假關係是平行的。這都是中古音來母字表示中古音二等韻或重紐三等的牙喉音的例子。以下是「利」和「喈」的上古音擬音。

表 7 「利」和「喈」的上古音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喈	*kʰrəj	keaj	jiē
利	*C.ri[t]-s	lijH	lì

### （五）本章小結

在《安大簡》中的「縊」字表示相當於中古音二等韻或重紐三等的牙喉音合口字，即「關」和「卷」。這顯示「縊」也具有類似的音節。加之，「利」聲字「鵲」也表示相當於中古音二等韻牙喉音的 {喈}。這些詞都反映著上古音的 \*kr-。若 {關} {卷} {喈} 的上古音沒有 \*-r 的話，「縊」和「利」的通假基本上

不可成立。

據此，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假設（因「啍啍」是鳥啼聲，我們不能確定「鷺」是否有\*K.r-聲母。但至少可以說「啍」有\*-r-）。

【假設】在《安大簡》中，「繼」表示的詞該有\*K.ron 之類的音。

下面我們應用此假設試圖討論《魏風·碩鼠》的異文。


#### 四、《詩經·魏風·碩鼠》「三歲貫女」

##### （一）《碩鼠》的「繼」

如上所示，在《安大簡》中，「繼」可表示中古音二等韻和重紐三等的牙音聲母字，都反映著上古的\*Kr-聲母，如{關}和{卷}。但是《安大簡》中有另一種通假例，這個例子也許是一個反例。<sup>14</sup>

(8)  三（歲）繼（貫）女 《安大簡·碩鼠》第80號簡

(9)  三（歲）繼（貫）女 《安大簡·碩鼠》第81號簡

(10)  三（歲）繼（貫）女 《安大簡·碩鼠》第82號簡

據《毛詩》，「繼」該讀為{貫}。其實，{貫}的意思較為複雜。毛傳「貫，事也。」鄭箋「我事女三歲矣。」《經典釋文》加注為「古亂反。徐音官。事也。」可見，「貫」意為{事（供奉，從事）}。

<sup>14</sup> 《安大簡·伐檀》第77號簡「河水清濁（且）繼（漣）可（兮）」整理者（2019：120）認為：「『繼』从『車』，『繼』省聲。亦見於《郭店·尊德義》簡一、《郭店·性自》簡三〇、《郭店·忠信》簡八、《清華壹·楚居》簡二。」不過，在楚簡中「繼」不表示元部唇化元音\*-on的而表示非唇化元音\*-an或\*-en的來母字，如{戾}{漣}。可見，《安大簡·伐檀》的「繼」跟本文討論的「繼」沒有關係。

雖然「貫」的中古音聲母跟 {關} 和 {卷} 同爲見母字，但是「貫」屬於中古音一等，一等字沒有反映上古音的 \*-r-。以下是「貫」的擬音。

表 8 「貫」的上古音和中古音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貫	*k <sup>ʰ</sup> on-s	kwanH	guàn

如上所示，在《安大簡》中，「𦣻」只能表示 \*K.ron 之類的詞。因此筆者推測《碩鼠》中（例（8）-（10））的來母字「𦣻」並不表示中古音一等見母的 {貫} 而表示相當於中古音二等韻的詞。

## （二）「貫」與「慣」

朱熹《詩集傳》（卷三）給《碩鼠》加注爲「貫，習也。音慣。」朱熹認爲「貫」意爲 {習}，其讀音相當於「慣」。「慣」恰恰屬於中古音二等韻。據此解釋，「𦣻」表示二等韻的 {慣}，與前面所提出的假設並不矛盾。

其實，「慣」是由「貫」得聲的字，所以「貫」讀爲 {慣} 基本上沒有問題，在傳統文獻中常常看到「貫」與「慣」的通用關係。<sup>15</sup> 以下是其上古音擬音。

表 9 「貫」與「慣」的擬音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貫（一等）	*k <sup>ʰ</sup> on-s	kwanH	guàn
慣（二等）	*k <sup>ʰ</sup> ro[n]-s	kwaenH	guàn

根據中古音的等位來講，讀爲 {慣} 是合理的。但要考慮的是「慣」字的產生年代，此字應該是後起的。以下是上博楚簡的通假例子。

<sup>15</sup> 《左傳·襄公 31 年》：「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杜預注：「貫，習也。」《國語·魯國下》：「晝而講貫。」韋昭注：「貫，習也。」《玉篇》：「慣，習也。」《爾雅·釋詁》：「慣，習也。」《經典釋文·爾雅音義上》：「慣，本又作貫，又作遵同。古患切。」

(11) 君王胃(謂):子玉未患(慣) 上博楚簡《成王》乙2號簡

在例(11)中,「患」字表示{慣}。「患」也屬於中古音二等韻,也反映著上古音的\**Kr-*(「患」屬於中古音匣母,可歸為\**gr<sup>s</sup>-*),以下是「慣」與「患」的上古音。

表 10 「慣」與「患」的上古音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慣	* <i>k<sup>s</sup>ro[n]-s</i>	<i>kwaenH</i> (二等)	guàn
患	*[g] <i><sup>s</sup>ro[n]-s</i>	<i>hwaenH</i> (二等)	huàn

「慣」應為後起字,所以在楚簡中用「患」字來表示{慣}(如(11))。根據此現象,筆者認為《安大簡·碩鼠》的「縊」並不表示{慣},應該表示其他的詞。如果要表示{慣}的話,在楚簡中該用「患」字來表示。下面我們來看另外一個看法。

### (三)《魯詩》的「宦」

值得關注的是熹平石經的《魯詩》。<sup>16</sup> 在熹平石經中,不使用「貫」字而寫「宦」字(「做官,學習做官、官吏的事務」)。關鍵是「宦」的中古音。「宦」也屬於中古音二等韻的匣母。以下是「宦」的上古音。

表 11 「宦」的上古音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宦	* <i>m-k<sup>w</sup>&lt;r&gt;an-s</i>	<i>hwaenH</i> (二等)	huàn

Baxter and Sagart (2014b : 44) 給「宦」構擬非唇化元音\*-an, 其上古音是 \**m-k<sup>w</sup><r>an-s*。該文推測「宦」原是非唇化元音, 後來圓唇牙喉音聲母\*K<sup>w</sup>-導

<sup>16</sup> 洪適(2021: 151):「三歲宦毛作貫」。也可參看馬衡(1957)。

致合口化。<sup>17</sup> 與此不同的是 Schuessler (2007:285) 卻提出兩種可能性，即：  
\*gwrâns (非唇化元音) 和 \*grôns (唇化元音)。

筆者認為，根據《安大簡》中的其他通假例來講，「𦘒」表示的是 {宦}。如上所示，「𦘒」有唇化元音\*-on。因此「宦」也有唇化元音\*-on，其上古音該是 \*gr<sup>h</sup>ons。

除此之外，黃典誠 (1992: 197) 指出「貫」讀為 {豢} 的可能性。值得關注的是「豢」也屬於中古音二等匣母。這個見解也很有啟發性。

#### (四) 本章小結

根據《安大簡》中的「𦘒」的通假情況，「𦘒」表示的詞應該屬於中古音二等韻，即 {慣} 或《魯詩》的 {宦} 或 {豢}。按照《碩鼠》的上下文和熹平石經的《魯詩》，筆者認為讀為 {宦} 更為合理。

### 五、結語

正如上表 1，中古音來母「𦘒」的諧聲關係極為複雜。「𦘒」跟唇音聲母的「變」與「蠻」諧聲，也跟影母「鸞」、生母「𦘒」諧聲。與諧聲情況不同，「𦘒」在《安大簡》中只能表示相當於中古音牙音聲母的二等韻或重紐三等合口的詞（{關} {卷} {宦}），其歸為上古的\*Kron 之類的音（見表 13）。與此相同，在《安大簡·葛覃》中，「𦘒」字表示 {𦘒}。「𦘒」也屬於中古音二等韻的見母字。可見，來母字「𦘒」「利」都表示\*Kr-的詞。換而言之，若 {關} {卷} {𦘒} 沒有\*-r-的話，中古音來母的「𦘒」「利」無法表示這些詞。

關於這個諧聲情況和通假關係之間的分歧，筆者認為至少有兩種可能性。

- (1) 聲符「𦘒」同時能表示唇音聲母和牙喉音聲母的詞。雖然發音部位不同，但是這些詞都有\*-ron，因此可以互相諧。在《安大簡》僅有表示牙喉音聲母的詞而已。
- (2) 在楚地（或是《安大簡》的寫著的語言中）用「𦘒」字只能表示\*Kr-之類的

<sup>17</sup> Baxter and Sagart (2014) 認為「官」與「宦」可能有淵源關係，此為 Sagart 先生在私信中指出的，因此把「宦」構擬非唇化元音（「官」有非唇化元音\*-an）。

詞（相當於中古音二等韻和重紐三等的牙喉音）。在楚地之外，「縊」也有可能表示唇音聲母字，如「變」。

表 12 「縊」的通用關係

	幫母 重紐三等	明母 二等	影母 二等	生母 二等	見母 / 匣母 二等 / 重紐三等合口
諧聲關係	變	蠻	彎	孿	
《安大簡》 通假					關、卷、慣、宦、參

目前為止，因為還沒有確切的證據，暫不能判斷其原因是（1）還是（2）。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說在楚簡中「縊」可表示聲母\**Kr*-的詞，不表示唇音聲母的詞。有趣的是在楚簡中表示{變}的字並不是「縊」聲字，而是「𠂔（弁）」聲字。<sup>18</sup> 如上所示，在睡虎地秦簡中，「卯」字有聲符「縊」（「卯」也可擬為\**K.r<sup>h</sup>o(n)?*）。這可能反映出楚地的影響，衆所周知，睡虎地原屬於楚國。以下是筆者對本文討論各字的上古音構擬。

表 13 與「縊」有關的詞<sup>19</sup>

	上古音	中古音		普通話
縊	* <i>K.r<sup>h</sup>on</i>	<i>Lawn</i>	一等	luán
關	* <i>k<sup>h</sup>ron</i>	<i>Kwaen</i>	二等	guān
卷	* <i>kron?</i>	<i>kjwenX</i>	重紐三等	juǎn
貫	* <i>k<sup>h</sup>ons</i>	<i>Kwan</i>	一等	guàn
慣	* <i>k<sup>h</sup>rons</i>	<i>kwaenH</i>	二等	guàn
患	* <i>g<sup>h</sup>rons</i>	<i>hwaenH</i>	二等	huàn

<sup>18</sup> 譬如上博楚簡《三德》第5號簡：「𠂔（變）常易禮。」

<sup>19</sup> 變為中古音一等來母的詞（「縊」）和變為二等、重紐三等牙喉音聲母的詞（「關」「卷」「宦」等）難以區分，因此本文給前者大寫的\**K.r-*（> MC *l-*）聲母來區分。

宦	*gr <sup>s</sup> ons	<i>hwaenH</i>	二等	huàn
𦣻	*gr <sup>s</sup> ons	<i>hwaenH</i>	二等	huàn
卯	*K.r <sup>s</sup> o(n)?	<i>lwanX</i>	一等	luǎn

可見，《安大簡》的「𦣻」與「利」的通假例都支持中古音二等韻和重紐三等來源於\*Kr-之說，同時也顯示至少在楚地「𦣻」有\*K.r-聲母。<sup>20</sup>

<sup>20</sup> 除了「𦣻」和「𦣻」之外，在《安大簡》中有來母「𠂔」表示見母{棘}的通假例（《黃鳥》、《鵠羽》等）。雖然{棘}不是二等韻，也不是重紐三等字，但是有學者給「棘」構擬複輔音\*Kr-。這是因為「棘」跟重紐三等的「戟」有關係，比如，《說文》「戟（戟）：讀若棘。」另外《詩經·斯干》的「棘」，《韓詩》作「𠂔」等等。請參看 Baxter (1992:474)。從這一點來講，來母「力」得聲的「𠂔」表示見母{棘}其實是很自然的。

## 引用文獻

### 一、傳統文獻

〔宋〕洪適，《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二、近人論著

古屋昭弘，1984，〈說唱詩話『花關策傳』と明代の方言〉，《中國文學研究》10：29-50。

平山久雄，1995，〈用聲母腭化因素\*j 代替上古漢語的介音\*r——對上古舌齒音聲母演變的一種設想〉，《平山久雄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出版），頁84-102。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2019，《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大學學報》9：1-61。

秋谷裕幸、野原將揮，2019，〈上古唇化元音假說與閩語〉，《中國語文》1：15-25。

施瑞峰，2020，〈上古漢語的\*T-系、\*L-系聲母及相關古文字問題補說〉，《中國語文》1：56-65。

馬衡著、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1957，《漢石經集存》。北京：科學出版社。

孫玉文，2014，〈二等聲母的上古音構擬問題〉，《國學學刊》2014.1：119-128。

野原將揮，2009，〈上古中國語音韻體系に於ける T-type/L-type 聲母について：楚地出土竹簡を中心に〉，《中國語學》256：67-85。（日本中國語學會）

野原將揮，2017，〈再論上古音 T 類聲母與 L 類聲母〉，《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69-79。

黃典誠，1992，《詩經通釋新詮》，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董同龢，1944，《上古音韻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21。

鄭張尚芳，201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謝·叶·雅洪托夫（Jaxontov, Sergej）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1960，〈上古



漢語的複輔音聲母》，《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出版），頁 42-52。

謝·叶·雅洪托夫（Jaxontov, Sergej）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1960，〈上古漢語的複輔音聲母〉，《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出版），頁 53-77。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Baxter, William H. & Sagart, Laurent. 2014a.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rlgren, Bernhard.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9:1-332). Stockholm.

Nohara, Masaki. (in press) “Old Chinese “egg”: More evidence for consonant clust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ulleyblank, E.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9:58-144.

Schuessler, Axel. 1974.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186-199.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三、網路資料

Baxter, William H. & Sagart, Laurent. 2014b. *Baxter-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 Version 1.1 (20 September 201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ocbaxtersagart.lsa.umich.edu/BaxterSagartOCbyMandarin> MC 2014-09-20.pdf. (Accessed 2015,6,18)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mnmn.mnohar@gmail.com

#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Chinese \*Kr-: Based on the Phonetic Loan of “𪛗” in *Anda jian*

*Nohara, Masaki\**

## Abstract

Sergej Jaxontov (1960/1986) reconstructed Old Chinese \*l- to account for the contrast between division-I and division-II in Middle Chinese. In recent years, most scholars follow the \*-r- hypothesis by Jaxontov.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direct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reconstruction of \*-r-. Fortunately, we can find some phonetic loans related to 𪛗 in *Anda jian*. 𪛗 in *Anda jian* represents division-II and division-III *Chóngniǔ* B words with velar onsets such as 關 and 卷. These phonetic loans show that 𪛗 had \*Kr- onset at the time.

**Keywords:** Old Chinese, onsets, \*-r-, phonetic loan, *Anda jian*

---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